重点阅读

# 穿越时空的信仰和激情

## ——长诗《卡尔·马克思》序　□严昭柱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100周年的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光荣归于中国人民，胜利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在这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抚今忆昔、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足以自豪的贡献。但是，在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经历了百年屈辱和凋零；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进行了各种社会变革和实验，但是都失败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胜利的秘诀。理所当然，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诗歌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毫无疑义，诗歌当然是诗人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而只有当诗人激情的迸发合着时代奋进激越的鼓点，当诗人深情的讴歌唱出了人民真挚的心声，这个时候，诗人的歌唱就翱翔在了诗国的珠峰之巅。舒洁的这部新作，不就是在向着这个湛蓝的深空奋飞疾进吗？

当然，写什么是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写是又一个重大问题。具体到舒洁这部长诗，我们赞赏作品对马克思的敬意，同时我们在欣赏时也必定会进一步品味，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的形象包含了怎样的历史真实，又浸润了怎样的时代真情？换个角度说，也就是要品味是什么样的历史诗情叩击了诗人的心灵，又是什么样的时代真情拨动了诗人的心弦呢？

诗人在“序诗”中透露了全诗的脉络，告诉我们：他将“向着过去遥远的时光飞翔/目的地：特里尔”；“我将踏上一种路途/从中国开始，到你的特里尔/波恩，柏林；到巴黎，里尔/到北美洲，南美洲/回返之后，到印度，俄罗斯/最后，我会到日本/在这广大的地域上/我要去探寻，你的声音/为何幻化为随处开放的花朵/最终/我会回到我的祖国，我将此旅/视为一次心怀肃穆的朝圣”。

诗人画出的这条“朝圣”之旅的路线，正是马克思的人生旅途以及他的思想传播的大致路线。你如果翻到这部长诗的末尾，将全部注释的内容连起来看看，那不恰恰是一部简明的马克思传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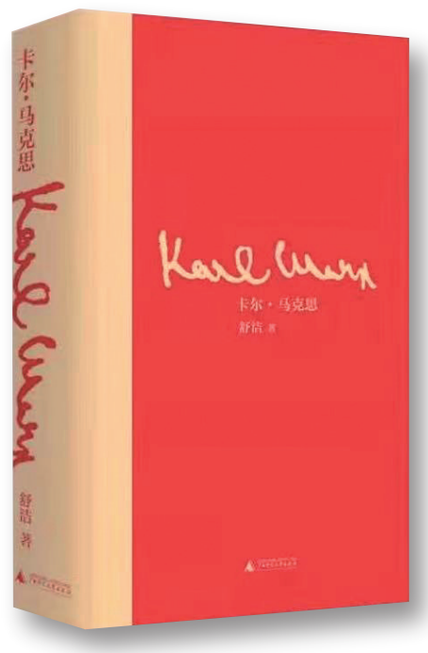
诗人在创作的酝酿阶段，曾集中精力埋头攻读马克思的著作，并搜寻、阅读了多种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作品。诗人发现：“需要对你一读再读/不仅读你的文字/更要读你的灵魂”。

于是，诗人就带着我们跨越时空，循着他“朝圣”之旅的路线开始“飞翔”，去跟随、去接近马克思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在特里尔，他让我们看到少年马克思“通过戏剧看到人类的命运/他爱上诗歌，他因此/正视劳作者的悲苦”，“他确立的人格坐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看到青年马克思和燕妮美好、圣洁而伟大的爱情与终身的陪伴；看到他“从柏林/到斯特劳斯/他年轻的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他无比坚定地确立了自己人生的信念/‘为人类服务’”；看到他艰辛、伟大的理论探索，“在缜密的逻辑中寻找路径/如鹰隼在乌云里寻找缝隙/在天空中留下的符号/你为苦难者代言/你落在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有生命悲悯的体温”，看到欧洲一个又一个帝国对他的驱逐，却无法阻挡他坚定前行的脚步。看到“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成为“旗帜之魂”，“在人类典籍中/只有你的哲学可以形容为旗帜/并被贫苦者所接受”，“共同的旗帜是一种昭示/呼唤为此献身的人/已经献出了自己”；看到《共产党宣言》诞生，“这是光，是惊雷，也如波涛”，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苦难与黑暗的声明/一些人觉醒了/一些人集结了/一些人出发了/一些人高举精神的旗帜/沿途呼唤更多的人”，“通过神圣的宣言/你为全世界无产者/指明了未来光明的旅途”。看到马克思在人生的后一个30年，“为了信仰/你甘愿忍受贫困与孤独”，“你在冷漠、傲慢与偏见的围困中/遥指人类桅杆之顶”，“你的心中装着唯一的上帝/——人民！人民/你视人民为母/你视人民为父/你视人民为创造真理的道路”。

这样，诗人就领着我们，“以信仰的名义接近信仰/以爱的名义接近大爱/以飞翔的名义接近苍茫辽远的心绪/以岸的名义拥住不竭的源泉和梦想”，让我们了解马克思是“一个真实的男人，一个充满血性的英雄，一个深刻阐释了世界无产者内心声音的先哲”，“一个立体的、杰出的、不朽的人”。这难道不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由衷敬仰的伟大的马克思吗？是的。

诗人曾多次与马克思的画像对话，他特别写到马克思的“注视”：

我尝试目送你/以诗人的身份，我尝试追寻你的身影/我可以感觉你和蔼可亲的注视/那是你晚年的形象/常常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外祖父/我相信你目光/你深沉的，干净的目光/你的一尘不染的目光




我承认/你曾影响我少年的心灵/那时，站在你的画像前/我尝试与一位外国老人对话/你的形象和目光让我相信善良/平安的夜晚，长满树木的远山/你的形象和目光，就如我的亲人

后来，诗人又写道：“我承认/在我少年时/我就已经被你的追随者感动/那时，你安息于理想的基石/他们，后来的人们/在苦难的东方大地上/用生命捍卫共同的旗帜/你望着他们，他们说/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注视/他们是先驱者，这些杰出的人/将旗帜视为最为珍贵的智慧”

诗人在诗歌中告诉马克思：他相信，“你就在那里/在你的世界注视着我们”，而我们“这里，是接受你珍贵遗赠最多的国度”，“你的珍贵的遗赠/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扎下深根”。

就这样，诗人用“注视”穿越时空，沟通着我们和马克思的心灵。诗人在“代跋”中还直接向读者诉说道：“我要说，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这位伟大先哲含蓄的注视，你可以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火焰，感觉到燃烧的信仰与激情，感觉到河一样绵延的爱，感觉到铁一样的真实以怎样的形态接近并揭示了真理。”

在今天，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让我们在马克思的“注视”下，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的伟大旗帜，为中华民族谋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求发展，不忘初心，继续开拓前进。这是我们对伟大导师马克思最为真挚、最为崇高的致敬。

书香茶座

# 笔下垂纶焕英姿

## ——读万伯翱新版《元戎百姓共垂竿》　□刘仝保

万伯翱先生爱鱼、钓鱼、写鱼，最终如鱼似水地开创“垂钓散文”。十多年来，最爱听他分享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将帅们感人的钓鱼故事，也欣赏他笔下的垂钓散文，没有教科书式的严肃理论，也少有过于严谨的句子，娓娓道来，像是在读家书，温暖有情，那些英姿飒爽的大人物们，活脱脱地呈现在面前，倍感亲切。也像是在召唤深层的精神复苏，这样的思想深度和人情味，给这个时代的文学生命留下一粒精神种子。

七十来年的人生阅历，六十年的垂纶经历，五十年的文学创作，我用十多年的交往试着去读懂，确实有些不易，但从一个“钓鱼”小视角说上三言两语还算靠谱。值此垂钓散文集《元戎百姓共垂竿》第六版付梓，触景生情写下小文以致庆贺！

说万伯翱开创了“垂钓散文”并不为过。我认为理由有四。第一，最早提出“垂钓散文”概念，开掘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继承了散文思考生活的多样性并产生着文学的社会影响。第二，从“钓”的独特角度着墨，展示伟人的情感及精神，使读者感受到领袖、名家及渔人风范，又以“鱼”为媒，让人领略到渔文化的深刻内涵，继而体味人道鱼性，鱼水情深。第三，创作垂钓散文持续近30年之久，并指导多人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创作群体。仅他个人创作的垂钓散文就超过了120篇，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垂钓散文集六次再版，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具有特色的垂钓散文集成为他的标新之作、成名之作。第四，早年，将垂钓散文拍摄成电视剧《贺帅钓鱼》在央视播出，是我国首部以元帅钓鱼为题材的电视片，而进入耄耋之年，硬笔换毛笔，醉于水墨下的“丹青鱼”创作。

钓鱼是一种良好的户外运动，老少皆宜。古今中外，让无数人陶醉其中。有人说，姜太公钓鱼是政治，庄子钓鱼是哲学，严子陵钓鱼是境界，现代人钓鱼是运动。万伯翱说，钓鱼是学问。

钓龄仅比自己年龄小八年的万伯翱是钓鱼圈中公认的行家里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钓鱼，人生中抛出的第一竿是在8岁那年。尔后，十年知青磨炼，二十余载部队锻打，尽管少有机会再握钓竿，但始终喜爱看与鱼有关的读物。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后，他大展身手，海内外诸多著名的钓鱼水域都曾留下战绩，也经常组织一些钓鱼大赛，被推选为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副会长、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常务副主席。

几十年的垂钓让万伯翱对钓鱼有了深入研究与思考。他曾在出国访问途径古巴哈瓦那，在海明威垂钓和取材创作《老人与海》的地方，有感而发写下了两篇文章，“知道吗？海明威除了写作，钓鱼几乎是他生命中最重要部分。他充分写出了钓鱼的惊险与文采，其笔下的那种海钓境界，正是我一直所向往的。”

为钓执笔，为鱼着墨，正是万伯翱对钓鱼思考的一种形式。他创作过大量的散文、影评、诗歌等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两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相继出版了《七十春秋》《红墙内外》《孟小冬传》等15部著作，但写得最畅快的还是垂钓散文。“是流出来的，而不是挤出来的。”他说，垂钓散文之所以能“流”出来，自然是个人生活经验使然，也最为娴熟。他从小生活在红墙圈子里，听过和眼见过不少开国元勋、将帅们的钓鱼趣闻。

“闲钓江鱼不钓名，瓦瓯斟酒暮山青。”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工作非常辛苦。贺龙钓了鱼，首先想到要送给总理。万伯翱在书中记述：“总理不会收别人送的礼，了解他性格的贺龙常在野塘钓鱼，然后挑其中最大的给周恩来送过去，总理知道是贺老总所钓，自然就会收下。小小钓鱼体现了一种伟大的革命友谊。”这是万伯翱的第一篇钓鱼散文《贺帅擒鱼送总理》，发表在1996年3月《中国钓鱼》杂志，继而一发不可息笔。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元帅、将军的钓鱼风采都从他的笔下问世，十大元帅写了六位。后来写的《耿飚长征中步枪钓大鱼》，抓住了一个细节：耿飚用布枪做竿，钓来鱼，靠钢盔煮汤为战士们充饥，鱼成为战争年代解决战士生死攸关的口粮，他说，鱼是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钓鱼故事，在他的文集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要开创垂钓散文？万伯翱说，人类是从鱼类演变而来，人与鱼的关系深广、悠远，有种无法割舍的亲密，这决定了垂钓散文的重要性，成为永恒的创作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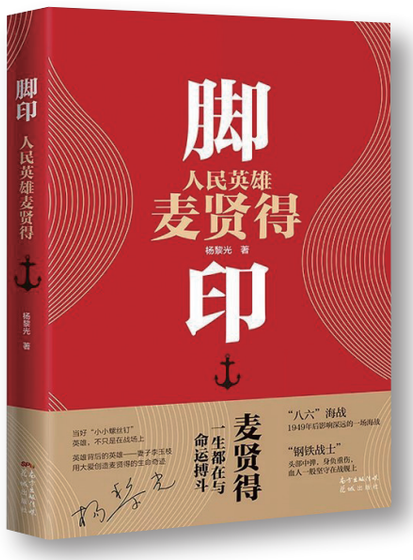
有人说，万伯翱既钓上了鱼，也“钓”上了妙文。为了能够写出钓家的个性、品格和节操，他不辞苦劳，一次次采访调研。他说：“没有深入的采访和现场踏勘，没有过硬的‘料’，我是不会下笔的。”可见，特殊的眼光和无比的艰辛努力，是成就他钓鱼散文先行者的关键。这样的写作态度，与万伯翱丰富的阅历分不开，他下过乡、当过兵、做过总编，是周总理表扬过的下乡知青。

万伯翱笔下的百姓爱鱼、皇家宠鱼、文人颂鱼、元戎乐鱼，意在传递历史，表现鱼文化意象，道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描述的钓家，在空间、时间上跨度之大，从国家主席到开国将帅，从多国总统到古代皇帝，从世界体坛冠军到中外文学翘楚，从艺术明星到身边朋友，借垂钓小情小景颂念元戎百姓们，解读了善钓者的洒脱、高雅，以及笔下人物陶冶性情的魅力和沟通官民关系的亲和力，人们在垂钓中与鱼共舞、自得其乐，更是将共产党人最讲情谊与最具人情味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是军民鱼水情似海的真谛。

■新知新思

# “英雄”与“大写”的人

## ——读杨黎光《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　□林培源




在1965年8月6日凌晨发生的“八六”海战中，麦贤得头部中弹、失去知觉。苏醒后，由于头部失血过多，麦贤得双眼无法视物，但他仍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狭窄、黑暗的舰艇中坚持战斗。当时他所在的611号护卫艇在海战中被国民党兵舰炮弹击中，前后舱两部主机都停止了转动。身为轮机兵的麦贤得凭着对机舱的熟练，在脑脊液外流的危急情况下，从上千颗螺丝零件中摸出那颗松动了的螺丝，找出扳手，将其拧紧，又以血肉之躯抵住主机制动器使其复位。611号护卫舰迅速恢复了动力，继续投入战斗，直至将敌舰击沉。

战争让麦贤得成为人民口中的英雄和“钢铁战士”，《人民日报》和各地大小报纸媒体相继报道他的光荣事迹，“麦贤得”三个字一时间妇孺皆知，全国成千上万的读者给麦贤得写信，关心他、向他学习。此时的麦贤得只有19岁，战争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击中颅脑的弹片虽然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手术被取了出来，但外伤性癫痫、偏瘫、失忆、语言障碍等后遗症却几乎伴随了麦贤得一生。

经过作家杨黎光大量的资料调查、采访以及艰难的写作之后，曾经的“战斗英雄”、如今的“人民英雄”（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麦贤得被党中央授予“人民英雄”称号）麦贤得，其一言一行，光荣与梦想、希望和失落，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重叠与割裂，皆一一跃然纸上。

不管我们称之为人物传记、报告文学抑或是“非虚构”，《脚印》都有着它特殊的文学气息、行文风格和感染人心的力量。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同为潮汕人的我时常被作者记录和刻画的细节所感动。那么，《脚印》究竟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这部作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历史性、知识性和故事性。

所谓“历史性”，指的是作品所钩沉出来的历史背景、细节和时代氛围。作为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非虚构作品，麦贤得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作者却是从大处起笔，着墨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抉择。前五章既将冷战背景、海峡两岸的局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又将麦贤得生活的潮汕地区的风俗民情、家庭等与大时代勾连起来。这就使得读者对“时势造英雄”有了更确切的体认。麦贤得高大的身材、对参军保家卫国的渴望，都在这一部分变得立体起来，我们也得以顺着作者的目光，重新回到东南沿海人人皆兵、时时备战的紧张氛围当中。因此，麦贤得入伍又恰好被派到家乡驻守的经历，就有其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了。此时的麦贤得留给我们的，是血气方刚、充满热忱的乡村青年和新兵的形象。

“知识性”，指的是充盈在《脚印》字里行间、建立在历史性基础上的大量专业知识。不管是对国民党方面“反攻大陆计划”和“国光计划作业室”的介绍，还是对我方海军战舰、护卫艇上电机兵、轮机兵等不同兵种的区分，抑或是对东南沿海的地理文化历史沿革和战略地位的强调，甚至是“观通站”这样的军事概念，乃至麦贤得身处的机舱和肩负的战斗任务以及其后入院救治所涉及的一系列医学常识的书写，都显示出作者诚恳的“求真”态度和扎实的写作功底。在掌握大量一手、二手资料的前提下，如何将这些资料删减、整合、扩充而又不失却“真实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也是《脚印》一书所以吸引人的地方，有了这样细致入微的知识背景做支撑，麦贤得受伤入院后，手术的难度、术后恢复的艰辛，以及步入婚姻和家庭生活所历经的磨难，都有了清晰的呈现，读者在阅读这些人生片段时，会感到身临其境，随着人物每一次命运的转折而唏嘘慨叹。

《脚印》第三个特征，也是最重要、最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对“故事性”的把握。这倒不是说作者违背现实进行虚构，而是在还原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将“英雄”背后有血有肉的“人”生动地呈现出来。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麦贤得从青年到中年再步入老年的轨迹：作为新兵，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经历死亡的威胁后重振精神；在步入婚姻后，由于一系列创伤和后遗症，麦贤得变得喜怒无常，给妻儿和家庭带来“阴影”，之后，在妻子李玉枝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麦贤得度过了漫长的恢复期；在十年“文革”期间，面对莫须有的诽谤和非议，如何“忍辱负重”，最后重获为人、为英雄的尊严。

正如作者所言：“生活中的细节，极易被人们忽视，但细节是作家们苦苦追寻的，因为细节是最真实的历史，细节也最能形象地还原现场，让作者与读者一同感受历史。”生活中和历史中的细节不容虚构和歪曲，《脚印》一书，正是凭着大量的细节赋予英雄的人生以日常性、故事性和真实性。几乎丧失语言能力的麦贤得，面对巨大的荣誉和称赞，说得最多的话是“不够，不够”；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以莫须有罪名诽谤为“假英雄”的屈辱中，麦贤得甚至想到了死，英雄加之于他身上的是光环，但生活交给他的，更多的是保持内心的纯粹。

《脚印》最令我动情的，并不是麦贤得面临生死考验时表现出的“钢铁意志”，而是散落在字里行间的至情至性和儿女情怀。如果说见诸官方报道的麦贤得某种程度上被“神圣化”了，那么《脚印》就是将符号化、英雄化背后的人还原出来。这样的麦贤得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和精神苦闷，他易怒易躁，严于律己，更因其超乎常人理解的正义感而引发冲突——婚后第一次到岳父家时，他因看不惯在路上莽撞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而训斥他，因此打起架来。通过这样的细节，英雄被遮蔽的一面浮现出来。我们也在这样生动的日常细节里，看到麦贤得身上可亲可敬的部分，此时的英雄并非高高在上，他就如同你我身边任何一个仗义执言的人。

《脚印》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花了大量篇幅，从麦贤得妻子李玉枝的角度，为读者“细描”出麦贤得的家庭生活。李玉枝面对“军婚”的犹豫和抉择，步入婚姻后“蜜糖裹着苦果”的心酸和艰辛，瘦弱身躯所背负的重担（努力学习医护知识，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和称职的护士”），在朴素得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言里，焕发着迷人的光芒。

这是《脚印》里最动人也最柔软的部分。英雄的形象，在儿女柔情、相濡以沫中变得立体。此时的英雄，是闪现着人性光辉的英雄，是会落下“落寞的眼泪”的英雄，是在妻子“把心揉碎了爱”的呵护下，重获新生命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一个品格高贵的人，一个纯粹的“大写”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呢？

■开卷絮语

# 人的心灵在草木之间

## ——评徐春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宁红》　□赵兴红

“茶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茶的故事不仅是人的故事，还是人的精神，人的性格，人的地域特征，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一方茶。《中国宁红》把“茶”解构为“人在草木之间”，这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解构，符合修水的文化地理，也符合江西的文人气质，更符合“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中国文化。

作品把茶的历史与中国精神互为表里来写。

作品在立意上透射出作者超越物种本体的写作理想，他把宁红之前冠之以“中国”，一方面来源于宁红茶经过百年的滥觞精进、纵横开阖，屡次代表中国茶叶走向世界，为多国友人所喜爱的艰辛而辉煌历程；另一方面，不同阶段的茶产业、茶功能、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时代理念；再有，写作者通过挖掘宁红茶文化的厚重内涵，梳理茶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渗透与反哺的关系，揭示茶文化所代表的“上善若水、低吟浅唱”，“精益求精而又淡泊宁静”的中国精神。

同时，以“南方有嘉木、修水出宁红”为写作本体，冠以《中国宁红》为标题，也体现了作者从宁红到修水、到南方、到中国的写作版图和创作理想，这是在小处落笔、往大处开掘的写作抱负。

作品把茶的浮沉与人的创业故事交织叙述。

写作也像做一道工夫茶，工夫代表着精湛和要求。下了多少工夫制茶，茶汤的颜色和入口的味道是分层次的；写作也一样，用了多少工夫，作品所呈现的文字面貌是分档次的，文字入眼所体悟的意蕴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如何把文字写得密不透风？需要用脚力丈量土地，深入生活；用笔力做案头工夫，反复考证；当然还要有立意深远的脑力和独到而善于发现的眼力。

徐春林追根溯源，翻阅历史，刨根问底，把修水茶叶的发展历史作了一番考证，梳理了宁红茶叶四代创业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奋斗史：从茶工祖师罗坤化的“茶盖中华，价甲天下”，到郭敏生为中国宁红摘得国际一等甲级大奖；从莫雪岷兄弟创“宁红不到庄，茶叶不开箱”，到俞道文历时四年把实践变成技术理论，编辑撰写了《宁红茶技术》。他们身上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有精益求精做工夫茶的工匠精神，更有精诚合作、艰苦奋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中国精神。

作品把茶的文化与修水的文脉并行书写。

吟诗作画，品茗悟道，清而不浊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书院文化、禅宗文化都离不开茶。茶文化与禅文化又融合成茶禅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这无疑得益于“人在草木间”的一花一叶，文人墨客，以及修水的源远流长的文脉。从黄庭坚、苏轼、齐白石、陈寅恪，到江南回坑作家村的作家徐春林、樊健军、蔡勋、彭晓玲等，更有江西的李小军、江子、范晓波、凌翼、简心等，“别有风华骚客倾、江南烟雨孕诗情”。能产一方好茶的地方，必然是青山绿水、人杰地灵。在这里，每个人无意识中已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行，每个当下写作者都是绵延钩沉的文脉延续的一分子。

文脉灌溉着修水，让这里的写作者为此自豪并得以沁润。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木已成为人们心灵的河山，文学亦成为他们精神的袈裟。